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曼 一 趙

于 敏 著



中華書局出版
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版

電影劇本叢書

趙 一 曼 (全一冊)

◎定價人民幣七角五分

主編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
著者 于 敏

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

發行者 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分發行者 總管理處：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各地分公司

(五二·過塑·三二開·六二頁)

總印數(15611) 印數(7,001-11,000)

電影劇本叢書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趙

一

曼

于 敏 著



中華書局出版

中央電影局東北電影製片廠

於 一 九 五 〇 年

根據本劇本製成影片

時間：一九三三年夏秋之交至一九三六年夏。

地點：①哈爾濱。②珠河鄉下。③哈東一帶山地。

人物：

趙一曼——二十三歲——二十六歲。中等個兒，身材瘦削，橢圓臉，大眼睛。行動敏捷，作風爽利。語言鋒

銳，滿含熱情而有煽動性。她的身體不太健康，但革命的意志支持着她。

老曹——工會黨團書記。三十出頭。高個。精神飽滿。樂觀、爽朗而稍帶粗獷和急躁。

張強——二十歲，電車車掌。茁壯而熱情。

王友俠——二十出頭。電車司機。

李榮——二十出頭。鉗工。

李榮妻——二十歲。

周同志——二十八九歲，工會黨團委員之一。

劉同志——二十五六歲的少婦，省委交通。

王團長——三十歲。

呂大娘——四十多歲的農婦。

呂大爺——四十多歲的農民。熱情，樂觀，幽默。

韓護士——十六歲少女。熱情，活潑，喋喋多言。感動時，總愛抹眼淚。

看護長——三十歲左右的婦人。

董看守——二十五六歲，沈靜寡言。

張醫生——四十多歲。

邢長腿——翻譯。忠實走狗。說中國話也帶日本腔。

谷川——哈爾濱偽警察廳長。

板本——偽電業局長。

此外工人、農民、婦女、兒童、戰士、日軍、偽警及日偽特務各若干人。

字幕：一九三三年，哈爾濱。

電車馳過熱鬧的街道。交織的汽車。熙攘往來的行人。

偽警察廳的大門。兩個日本便裝特務和翻譯邢長腿從大門出來，意氣洋洋的走下門前的台階。

街道中心的電車站台上，市民排成行列。他們引領遠望，看見電車從遠處馳來。日特和邢等走來，站在行列的旁邊。

電車開到站台旁。行列爲首的老婦人剛要上車，邢長腿猛伸手把她拉下來，老太太一個踉蹌，跌到後邊一個青年的懷裏。日特一隻腳踏上電車。

車掌張強攔住車門。

張強：你們爲啥總是亂擠，把老太太摔壞咋辦？

日特大怒，把張一推，搶上一步，一拳打在張的臉上。張側身倒下，撞在車壁上。同女人的尖叫聲一起，玻璃嘩啦啦碎了。

一個西裝女子（趙一曼）從乘客中站起來，怒目看着這個暴行。她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憤恨，向前走來。

司機王友俠看見伙伴被打，抓起那開電車的搖把子，向日特打去。日特給這意外的反抗嚇壞了。他急向後退，給月台絆了一交，向後踉蹌了兩步，仰面跌在雨後的積水窪裏。

積水飛濺，周圍發出哄笑聲。

邢長腿連忙去扶日特。日特滿身淋漓，羞惱不堪。他從身上拔出手槍，但被搶上來的王友俠抓住，舉起。槍口向天空砰然一聲。

趙一曼正從衣袋裏掏出手絹，給傷者包紮。他們聞聲驚視。

偽警察廳大門。十多個偽警跑出來，奔到馬路中心，包圍了王友俠。王竭力招架打

到身上的拳頭和槍托子。血從他的頭上流下來。這時，另一車掌也衝了上來，拚命和日特偽警撕拉着。

張強激怒欲起，西裝女子按住他。

市民紛紛下電車，圍攔偽警。聽到怒喊的聲音：「放開，放開，隨便打人不行！」另一輛電車開到，司機和車掌奔來，分開衆人，撲到偽警身上。

圈子裏，兩個日特抓住王友俠的兩臂，拖他向外走。那長腿和偽警用槍托子打開一條道。

大門台階。王友俠給拖了上去。電車工人和市民一窩蜂擁上台階，向偽警怒喊道：「你們要是還有一點點中國人味，就把人給放出來！」

偽警用刺刀頂住大夥。

偽警之一：我們也不能作主。快散開，不就開槍！

電車上趙一曼已爲張強包好傷口。

趙（向張強）：這樣鬧下去，我們更要吃虧。我是不能露面的，你得出頭講幾句話了。告訴大家，現在先回去。如果他們不好好把人給放出來，我們有辦法對付他們。

她站起來。

江水滔滔，漁舟張網。江岸，遊人如織。日本人和服木屐，傲然漫步。

趙一曼在行人中走來。她憑欄佇立，眺望那漁舟、那對岸的樹叢、那遠處的大鐵橋。一列火車開上鐵橋，汽笛發出尖厲的鳴聲。她淡漠的望着這些景物，暗暗注意來往的行人。她看看錶，又向前走去，走去。

對面行人中，出現了一個少婦。趙走上去，愉快的拉住她的手。

趙：啊，表姐，怎麼好幾天不到我家啦？

少婦：病了嘛，真討厭，今天才起來。喏，這裏空氣多好，一起走走吧。

她們並肩走到行人稀少的地方，坐到一張長椅上。趙一曼四顧，見近處無人。

趙（急說）：劉同志，日本人和走狗剛才又打了電車工人，我氣的氣都喘不過來啦。工人們都仇視的不得了，市民也同情。事情怕要鬧大。你馬上回去請示省委才好。

劉：好，省委一有指示，我立刻通知你。一曼，你和老曹的行動都得更加小心。日本人從北邊調回兵來以後，環境……

猥邪的笑聲。女的吊在日特和邢長腿的肘彎上，向前走來。漸遠。

劉（看看行人已經過去）：日本從北邊調兵回來，一定加強這裏的統治，環境會一天比一天更緊張。省委的意思，必要的時候，你們兩夫婦是否轉移一下？

她看看無人，從皮包裏拿出一個紙包，交給趙。

劉：文件。

趙（接過文件，急說）：必要的時候，我們下鄉打游擊。東北的老百姓正掉在苦海裏，怎麼能離開他們？不，我一定不能離開他們！敵人越壓的緊，人民就越仇恨，今天的事情就是一個例子。

站在方桌上的張強，在大聲報告着出事的經過。

張（憤怒的）：他們手裏有槍，我們赤手空拳，敵不過他們，王友俠就被拖去了。我肚子都要氣炸啦！要不是有人攔着我，豁出一條命也拚他三條兩條的。

他說的太急，喘得咳嗽起來。

這是工人的大飯堂。工人們坐在桌上、凳上，站在窗台上，堵着門口。他們顯然是

剛放下活兒，臉上、手上都還有油污。他們屏息的等着張強說下去。

但是張強氣的不知說什麼好了。他看看周圍的工友。大家都在盯着他。他又氣又急，汗從頭上流下來。他擦擦汗，突然看到一邊站着的六七個受傷的工友，他們有的臉上繃着紗帶，有的手吊在脖子上。他猛想起來了。

張（指指那些受傷的工友）：工友們，看吧！這些日子，天天打傷我們的人。就是牛馬，也不能踢過來，打過去啊。這樣下去不行，咱們得齊心幹他一場！

工友們吼叫起來：

「對，咱們去包圍警察局！」

「去把王友俠搶出來！」

「打死那些狗崽仔！」

「咱們去把電業局長拖出來，叫他去給要人！」

「不放人，不幹活啦！」

聲音匯成一片，哄哄然聽不清了。

門口發生騷亂，一個西裝小個子擠進來，用他的禮帽搖幌着，叫大家靜下來。鉗工

李榮用他的螺絲扳子敲桌子，叫大家靜下來。

李榮：靜一靜，靜一靜，聽他說什麼。

大家靜下來。

西裝：你們不懂規矩麼？在這裏嚷什麼？誰放的假？我拿工務科長的名義命令你們，趕快去幹活，不回去的一律扣薪水！

片刻之間，工人好像給他的氣勢唬住了。大家互相看看，不知怎樣辦了。

李榮：抓住這個走狗。

張強：抓住他！

聲音：打呀！

工人們擂起桌子來，鼓一樣的咚咚的響着。門口的工人攔住了西裝的退路。

李榮和張強分開衆人，走了過來。

西裝（老鼠一樣）：放了我，放了我，不干我事，局長叫我來的。

李榮：日本人叫你來你就來，你爸媽是中國人不是？

張強：回去用你日本爸爸教你的日本話，向局長說吧，不給我們賠不是，不把人家

好放出來，我們就不幹活！

他說着，把西裝從堵在門口的工人中間推出去。

門外，西裝踉踉跄跄的跑了回去。

臨街的小洋房，房前有板障和矮樹。

二樓玻璃窗，從外面可以看見半開的窗簾和花盆。

室內趙一曼站在窗前，時時向窗外看看。

周同志坐在小圓桌旁，老曹在房間裏來回的走着，他們正在談論今天的事件。

趙：工人們正在氣頭上，抗日的情緒高的很，我們的工人黨員，像張強、李榮又都是新同志，怕掌握不了這種情況。要是我們晚一步，不馬上想辦法，說不定工人要吃虧……

周（把話接去）：好！這正是一個好機會！我們就痛痛快快的大幹他一場！

曹（走到周面前，站下）：這事情不是鬧着玩的！我們不能叫工人去硬碰。

周：那怎麼辦？難道我們對工人說：「算啦，人家日本鬼子厲害，咱別幹啦！」

曹：當然也不能往工人頭上潑冷水！

周：那怎麼辦？

曹沈思。

趙離開窗子，走過來。

趙：我們應該向工人說：「你們反對日本人的壓迫，鬧罷工，幹的對。以後我們還要百倍英勇的鬭爭下去。但是蠻幹不行，要用計謀。敵人現時是佔上風，我們就要慎重，條件不要提的過高，一有結果，馬上收兵，好繼續團結自己的力量，準備……」

周：你這樣就一定會打擊羣衆情緒。

曹：不過我們……

敲門聲，大家一怔。又敲了幾下。

趙：自己人。

她去開門。

劉同志走進來，握手爲禮。

曹（給她倒了一杯水）：省委的意見怎樣？

曹接過來，很快看了一下。

曹：省委的意見：工人已經行動起來了。我們就一定不能站在旁邊，就一定要去領導……

周：對呀！

趙走近，注意聽着。

曹：用適當的要求把他們的行動統一起來。但罷工的時間不要拖長，只要得到一些結果，就馬上結束，免得暴露我們的力量，受到敵人的摧殘。

趙（興奮的）：同意省委的指示！

劉（向老曹）：省委還叫你去開會哪。

曹：好，好，好，等我把工作安排好就去。

周在玩紙牌，一邊想着什麼。

曹：老周，你還有什麼意見？

周（自解的）：我嘛，當然服從上級的意見，不過還要看看結果。

曹：那麼好，今天晚上……

這時趙叫道：「警察，警察！」

曹：把信號拿下來！

趙把花盆放在地上。

四個人圍小圓桌坐下。周發撲克牌。

聽到皮鞋踏在地板上的聲音。敲門。

趙去開門。兩個警察進來。

警察甲：查戶口！（打開手裏的戶籍簿子）戶主姓曹？

趙：嗯！

警：幾口人？

趙：兩口人。

警：戶主什麼職業？

趙：鐵路總局職員。

警：這兩位……

趙：一個表姐，一個朋友。